

3800.116
(2)
丛 书

鮑罗丁的第二交响曲

伊·貝尔查著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音 乐 出 版 社

音樂欣賞叢書

鮑罗丁的第二交響曲

——勇士交響曲——

伊·貝爾查著

吳祖強譯

朱世民校

音樂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И. Бэлза
Вторая симфония ("Богатырская")
Бородин

本書根據 Музгиз 1951 年版譯出

音樂欣賞叢書

鮑羅丁的第二交響曲

編輯者 中央音樂學院編譯室
原著者 [蘇] 伊·貝爾查
翻譯者 吳 祖 強
校訂者 朱 世 民

*

開本 787×1092 1/50

頁數 12 印張: 12/25 文字: 8,000 字

195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855 冊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六三號

音樂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單條拾貳三三號

新華書店總經售

*

統一書號 8026·311 定價 0.09 元

—

亞歷山大·波爾菲里耶維奇·鮑羅丁(1833-1887) 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化多方面的最傑出的活動家之一，他是天才的作曲家，不倦的社會活動家和教師，同時還以一個出色的學者而聞名，他在化學方面以極有價值的研究豐富了祖國的科學。^①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鮑羅丁接近了優秀

① 蘇聯科學院在1950年出版了恩·阿·費古洛夫斯基和尤·伊·索洛維耶夫的論文“亞歷山大·波爾菲里耶維奇·鮑羅丁”，其中對鮑羅丁的科學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做了非常有趣的報道。

的俄罗斯作曲家米里·阿列克塞耶維奇·巴拉基列夫，當時在巴拉基列夫的周圍聚合了很多先進的音樂家。現在當我們談到“强力集团”（斯塔索夫这样称呼巴拉基列夫的小組），那首先便是指的五位俄罗斯作曲家——巴拉基列夫、鮑罗丁、居伊、穆索尔斯基和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友誼關係。巴拉基列夫小組的其他參加者的創作活動在俄罗斯音樂文化上沒有留下多大的痕跡。

“强力集团”的活動密切地和富有革命性的俄罗斯民主主义者——別林斯基、赫尔岑、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的進步思想，和俄罗斯先進社會的啓蒙趨向联系在一起。在鮑罗丁的作品中，如同在他的“强力集团”的其他战友們的作品中一样，鮮明地銘記下了俄罗斯人民民族自覺的成長，反映了我們祖國的偉大和不可戰勝的愛國主義思想，表現了对强大的人民力量必然獲得解放的信心。

在發表於1883年的“俄罗斯藝術二十五年”

一文中，斯塔索夫寫道：“鮑羅丁的作品在數量上比起他的其他同志們來要少得多，但是他的作品幾乎全部沒有例外的都具有充分發展和十分完整的烙印……，鮑羅丁的天才不論在交響曲，在歌劇或在浪漫曲方面都同等有力並令人驚異的。他的主要特點是巨人般的廣闊和力量、龐大的規模、銳進性和衝動性，結合着使人驚奇的熱情、溫柔和美麗”。

这位俄罗斯音樂思潮的巨擘在這篇文章裏，給予了偉大的作曲家以字數不多但深刻而確切的估價。確實，鮑羅丁的作品不以量多為特色。歌劇“伊戈爾王”，三首交響曲（第三首沒有完成）和交響音畫“在中亞細亞草原上”，兩首弦樂四重奏，一首鋼琴五重奏和某些其他的室內樂重奏曲，十首鋼琴小曲和二十首歌曲及抒情曲，這便是鮑羅丁主要作品的全部目錄。

這份目錄所包括的作品，正如古代諺語所說的：“雖少而精”。因為鮑羅丁的“伊戈爾王”、交響

曲和四重奏以及浪漫曲都屬於俄羅斯音樂古典作品的最高成就。鮑羅丁深刻地理解並以他的天才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了俄羅斯人民的民族威力，表現了俄羅斯人民的偉大，他們的思想體系，他們的感情的美和崇高。鮑羅丁承繼了格林卡的俄羅斯音樂傳統，他研究無比豐富的俄羅斯曲調，研究俄羅斯英雄史詩以及熱情的民間情歌中的形象。

他在1869年開始寫作歌劇“伊戈爾王”，在這部歌劇裏，古代俄羅斯文學偉大的里程碑——“伊戈爾王出征記”一書中的形象得到了體現。鮑羅丁的“第二交響曲”即是後來被他的朋友們稱為“勇士交響曲”的構思，也在同年產生。

這部交響曲的構思和六十年代先進俄羅斯社會鮮明表現出來的對祖國的勇士史詩不斷上漲的興趣有着直接的聯繫，這興趣表現在例如六十年代初俄羅斯學者基列耶夫斯基和雷勃尼科夫開始發表豐富的勇士史詩的龐大選集。“強力集團”的

巨匠們對俄羅斯的民謠史詩表現了很大的興趣，在這些令人驚異的我們人民創作的丰碑中，不僅是我們祖國的往日英雄事蹟的回响在吸引着他們，而且那些由人民的想像力所創造的、表現了俄羅斯人民的大胆豪放和機智的藝術形象也在吸引着他們。

鮑羅丁最親密的朋友，偉大的俄羅斯作曲家李姆斯基-柯薩科夫早在 1867 年便創作了交響音畫“薩德科”，它的第一版名稱是“民謠史詩的一頁”，到 1900 年李姆斯基-柯薩科夫已經是成熟的音樂大師，他重寫了這個作品，並且以後仍以諾夫哥罗德勇士民謠為題材，寫成了他最好歌劇之一“薩德科”。在這部歌劇裏他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勇士民謠的內容並大胆地把民間說唱的手法運用到歌劇總譜中去。他在“我的音樂生活”^①中指出：正是這個勇士民謠風的宣敘調使我的“薩德科”在

① 李姆斯基-柯薩科夫著“我的音樂生活”一書已有中譯本，吳佩華譯，新音樂出版社 1954 年版。

所有我的歌劇中顯得突出，而且可能不僅在我的歌劇中，即便在一般的歌劇中也是突出的。同時他又解釋道：“這個宣敘調不是一般口語，而是有條件規定的勇士故事的說唱……這個宣敘調如一條紅線貫串了整個歌劇，賦予這個作品以只有俄羅斯人才能充分体会的民族的勇士的性質”。

另外一些強力集團的參加者也同樣地對俄羅斯的史詩的，特別是勇士民謠的歌調非常感到興趣。巴拉基列夫（在六十年代初）和穆索爾斯基記錄過這些歌調，穆索爾斯基並在寫作歌劇“鮑利斯·戈杜諾夫”的過程中，部分地利用了它們並把一部分給了李姆斯基-柯薩科夫。李姆斯基-柯薩科夫把它們中間的一些加工了，隨後並將它們收入他的“俄羅斯民歌一百首”選集之中。例如被收入選集的勇士民謠的歌調“伏爾加和彌庫拉”（“斯維雅托斯拉夫活了九十歲”）便是穆索爾斯基所記錄並轉給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李姆斯基-柯薩科夫在它的基礎上進行了北俄羅斯勇士民謠的加

工。我們在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選集中也看到其他的勇士民謠，例如“關於多布雷尼”這首民謠的旋律和歌詞取自斯塔霍維赤在1852—1856年發表的“俄國民歌集”。

這樣，偉大的“強力集團”的大師們在這一方面也繼續了在“魯斯蘭”中奠定了俄羅斯史詩性音樂基礎的格林卡的事業。這裏不能不回想起不朽的普希金的名字，在“魯斯蘭與柳德米拉”一詩中和其他作品裏，他創立了勇士史詩形象的藝術改造的典範。普希金當時沒有確實可靠的勇士民謠的記錄，但在古時被稱為“詞話”、“傳奇”、“傳說”、“故事”等的勇士民謠中，他以天才的觀察力看見了無窮盡的寶藏。這偉大的俄羅斯詩人懂得它們的價值，首先是因為他從年輕時候起就已經理解了俄羅斯人民的創作的美麗和感染力。在兒童時代他就聽他的奶娘阿麗娜·羅基奧諾芙娜說故事，以後他又親自尋找並記錄民歌和勇士故事和傳說。

这样,在着手“伊戈尔王”和“第二交响曲”的寫作時,鮑罗丁不僅依據格林卡的傳統(巴拉基列夫小組的參加者都是格林卡的繼承者),而且也依據於第一個把俄羅斯史詩提到藝術典範高度的普希金的創作經驗。

二

鮑罗丁 1869 年開始寫作的“第二交响曲”到 1876 年才完成,因為一部分時間是用在寫歌劇和“第一弦樂四重奏”上面了,即便是作曲工作,他也是抽空做的,當時他還有緊張的科學研究活動和社會教育的活動,“第二交响曲”的第一樂章完成於 1871 年,當他把這個樂章讓他的朋友們聽的時候,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全部交响曲在 1877 年 2 月 2 日由那普拉甫尼科指揮首次演出。

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文章裏,斯塔索夫寫道,鮑罗丁的“第二交响曲”是標題性質的:“……鮑罗丁不只一次地親自告訴我,在慢板樂章裏他希望

描繪出一个古代‘吟誦詩人’，在第一樂章裏是俄羅斯勇士們的聚會；在末樂章裏則是在古斯里琴^①的聲音中，在人民的歡呼聲中勇士們宴會的情景”。斯塔索夫這些話可作為我們瞭解鮑羅丁的“勇士交響曲”標題內容的一把鑰匙。

交響曲以全體弦樂器演奏出來的剛毅的第一主題開始，而法國號和大管則強調出在長音上的停留：



從開始幾小節起，就已經給聽眾建立了斯塔索夫所說的這個巨人力量的印象。簡潔的，富有表情的樂句和從交響曲剛一開始就產生的、加強了對勇士力量感覺的沉重步伐聲交替着。

應該注意到開始幾小節的構成，不僅在節奏上很特殊，調式上也很特殊。儘管交響曲是用b小調寫的，在我們舉出的例句中卻交替着D和升

① 俄羅斯古弦樂器。——譯者注。

D 音，而这个升 D 音看來好像不应屬於 b 小調而是屬於 B 大調的。这种交替是俄罗斯民間創作的特點之一。这本小册子的篇幅不允許比較詳細地談論这些特點，但必須着重指出俄罗斯民歌旋律的丰富不能硬裝在歐洲的大調和小調的慣有的框框中去，而俄罗斯的作曲家过去和現在一直廣泛地在自己的創作裏面發展这些財富。鮑罗丁为了發掘俄罗斯人民的勇士史詩形象，在“第二交响曲”中应用的手法，正是在俄罗斯音樂文化民族性的丰富源泉中汲取的。

第一主題的發展引它走出低音區和中音區的範圍之外，主題前一部分使人想像勇士的步伐和甲冑磨擦地面的強大的撞擊聲，接着木管樂器在低音區表現欢快的呼应，好像太陽光在金色的鋼盔和盾牌上閃耀：



長笛(高八度)雙簧管和單簧管



作曲家巧妙地把第一主題的兩個部分對置起來，達到了驚人的繪畫性，在第一樂章裏描寫的“俄羅斯勇士們的聚會”的形象幾乎在感官上可以感覺出來，第二主題富於表情地對襯着這些形象，這個主題在曲調結構上同樣和俄羅斯民歌十分接近：



這個主題先由大提琴唱出，隨後移到長笛和單簧管上去，獲得了蘆笛演奏的色彩，最後由弦樂組响亮地演奏出來。兩個主題（或者說“主題”與“副主題”）的出現，構成了這個樂章奏鳴曲交響曲形式的第一段，即所謂提示部。結束這一段的結尾部，基本上是建築在第一主題的材料上的，最後以莊嚴的和弦結束。

這一樂章的中間部分即展開部是第一部（提示部）音樂形象的發展，發展引向巨大的高潮，準備第一主題更強烈、更莊嚴的再現。在第三部（即再現部），兩個“勇士”主題片段在光輝响亮的敘述中出現，由雙簧管再現而隨即轉到弦樂組去的第二主題的演奏與提示部略有區別。第一樂章是以莊嚴的齊奏結束的，樂隊以絕大的力量奏出了第一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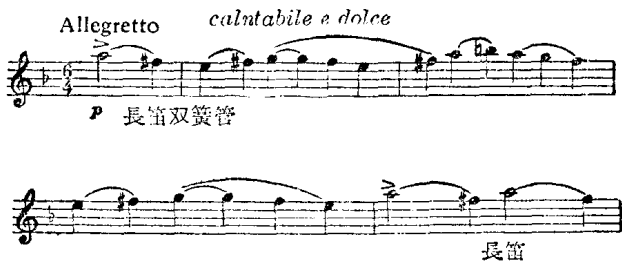
交響曲的第二樂章是諧謔曲。斯塔索夫對這一個樂章沒有作任何解說，但是按照音樂的性質，它很容易被我們理解，在這裏鮑羅丁描繪了俄羅斯勇士民謠中常見的勇士們嬉戲的情景。諧謔曲用三段式寫成，而它接着第二段之後又反覆的第一段是用兩個主題構成的。

諧謔曲以簡短的前奏開始，在喧鬧的定音鼓的打擊聲中响着銅樂組鮮明的号召式的和弦，一股急進的音流回答這個号召，這音流使人想起跳躍或奔馳，接着是第二主題的短促帶重音的樂句，

宛然是兵刃的揮動：



和較輕快銳進的第一主題交替出現的“勇士嬉戲主題”達到了極大的緊張程度，諧謔曲的中間部分建立在和第一段的兩個主題對比的奇麗的、如歌的曲調上，這個曲調得到廣闊的發展：



這個主題首先出現於木管樂器中，隨即由弦樂組奏出來，在達到高潮的時候，在曲調的伴奏

部分中突然闖入了响亮的豎琴的和弦，已經使人想起“吟誦詩人响亮的琴弦”。而在第三樂章中还要以更丰富的表情出現，諧謔曲的結尾部分建立在兩個第一主題上，它是这个樂章第一段的重複，也有幾分像是它的發展。

第三樂章所描述的，如作曲家親自對斯塔索夫所說的，是古俄羅斯敘事歌者即是所謂“吟誦詩人”的形象。这个称呼出源於“伊戈爾王出征記”一書中的神話人物巴揚，後來就以他的名字來称呼吟游詩人，巴揚“不是把十隻鷹放到天鵝羣上，而是把自己預言的手指撫到活的琴弦上”。鮑羅丁在創作“伊戈爾王”的時候詳細地研究了這部出征記；經過普希金和格林卡在“魯斯蘭與柳德米拉”中詩化的巴揚的形象吸引着“勇士交響曲”的作者。

在第三樂章的開始，伴隨着單簧管簡短的旋律，豎琴的和弦如同勇士民謠說唱前奏的古斯里琴般地响着。法國号在豎琴及弦樂羣的伴奏和弦